

我写我书

编者按

知名作家、心理学家毕淑敏1952年生于新疆伊宁,1969年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近日,她自称“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昆仑约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说:“我都七十多岁了,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把那些珍贵的、刻骨铭心的、必须述说的回忆,交给了它。”



毕淑敏。

通讯员 摄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毕淑敏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这是本小说的最后一句。也就是说,若看到这里,昆仑山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儿,不但云知道,哈!您也知道了。

我终于完成了对一座山的承诺。不辜负这座山,是我对自己许下的心愿。那时我们十几岁,尚未来得及盛开为花,就被生活直接拍砸成凝冻的松柏。在海拔近五千米的边防线上,我和战友们曾全力以赴赴保卫国,将残酷过成家常。

我们的存在,让背后的山河和人民,安享和平。每日望向苍莽山河,我许下心愿……

近四十年前,我开始写作,第一部小说名叫《昆仑殇》。为曾经的岁月书写,是我的初衷和坚持的动力。

只是这一次,刚写完最后一句,还未来得及松口气,便觉周身极度不适。我有些恼火身体不争气,外带浓浓的纳闷——不合理啊!长篇完工了,全身心应该轻松快意,怎么还没容我微笑,倦怠就铺天盖地袭来,欲将我吞没?!

不适感不断加重,我只得星夜赶往医院急诊。医生很严肃告知,须马上住院。恰逢新冠病毒猖獗,又时值深夜,没有现成的病房。医生告知我只能先进急诊室救治,待明日方能入院。

那一夜,急诊室灯火通明,嘈杂无比,重症病人呻吟声此起彼伏……第二天,我住进隔离病房,展开一系列检查治疗。几天后,主任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查房,俯身对我说,你体内除了已经发现的血栓,更严重的是主动脉内,还有大的游走性血栓。这血栓伴随着每一跳心搏,在血流中漂荡……

我轻声答,哦。主任言简意赅地告知了我面临的风险,须转入某某医院治疗,以防……等等。说完后,他淡淡扫了我一眼,生疑道,病情这般严重你怎么不害怕呢?

我方觉尴尬,感到自己此刻的面部表情(没镜子,看不见),恐不合时宜。病人的置若罔闻,对不住医术精

湛、兢兢业业的主任与一众医务人员的救助,心生愧疚。想赶紧弥补。只是仓促中,不知如何作答更合适。遂踌躇问道,那您认为我听到这坏消息,该如何表现为好呢?

清晰记得,主任不再理我了。一个病人,麻木迟钝至此,他也无甚可说。我自惭,没心没肺,实在是对医学和医者的不敬。

说起来,我也有点冤枉。那一刻,我不是藐视医学。从医多年,我知道大动脉内的游走性血栓十分险恶。若断裂脱落,碎块随血流四下流窜。堵到心脏,便急性心梗;堵到脑部,便突发脑梗;堵到肠系膜动脉,剧烈绞痛脏器坏死;若堵到……招招致命。但扪心自问,我是真的不惊恐,真的不惧怕吗?此时,大脑中只回旋一个声音——直面死亡之前,我终将《昆仑约定》初稿的最后一个字,完成了。

其后两年多时间,我一边治疗,一边反复修改这部小说。每次改完,都会不争气地又进医院。共三次急诊,四次住院。有次,医生径直报我“病重”。

潜伏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愿,一朝实现,险些耗尽我全部生命能量。

回忆是孤独的。我在城市的中心处,按下静音键,让自己化成“隐身草”,只存书写昆仑往事决心。我肝胆欲碎地咀嚼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在蛛丝马迹中踟蹰前行。一闪一闪远去的气若游丝的故人,如干燥破碎的脱水菜,浸没冰冷砭骨的雪水中,慢慢膨胀,鲜活。

之前有人问过,你在什么地方写作最惬意?我总是说,任何地方。但这一次,我找到了最佳去处。在急管繁弦的城市,住进了养老公寓。朋友来看我,说,这里寂静。她没用“安静”,而是悄无声息地升级至更无声的词。寂静,多用来形容洪荒。

我说,这个环境,比较接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朋友道,这么说,你是特地选了个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希望自己写下的文字,也多点儿真善?

我说,做精神田野的锄禾日当午者,是写作人的责任。

我年轻时,身体里居住着沧桑的灵魂。当我七十岁时,借这部小说的书写,重新潜入十六岁前的心灵,寻觅温暖与光明。我的工具,是我的体验、我的记忆、我的大脑、我的手指,我的肝脾肺肾……总之,全身总动员。熬煮文字的过程,我把记忆汇总成述说。那些字句,氤氲凛冽雪气,激励我向前。

这份高度投入情感和体力的工作,让我衰弱疲惫,但我欣然。此刻,它终于脱离了我的心和手,信马由缰地走啊走,直到遇见了读者您。

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是我们赖以生存人间。为这部小说,我已尽力,只求不完美的中的较好。读者朋友们,在小说中,我静静等您。

编者按

一个文学家苏东坡的背后,是一个整整一生都被抑制的政治家苏轼。近日,作家吴淡如全新作品《成为苏东坡》由岳麓书社出版。在书中,作者独辟蹊径,采用侦探小说的结构设置和解谜式戏剧手法,重绘苏东坡的内心世界和人物链环,文字温暖、治愈,给读者带来历史现场感般的心跳与激动,仿佛苏东坡就活在我们眼前。



喜欢苏东坡的人,都不是那种一板一眼、墨守成规、胶柱鼓瑟的人。

先说一个小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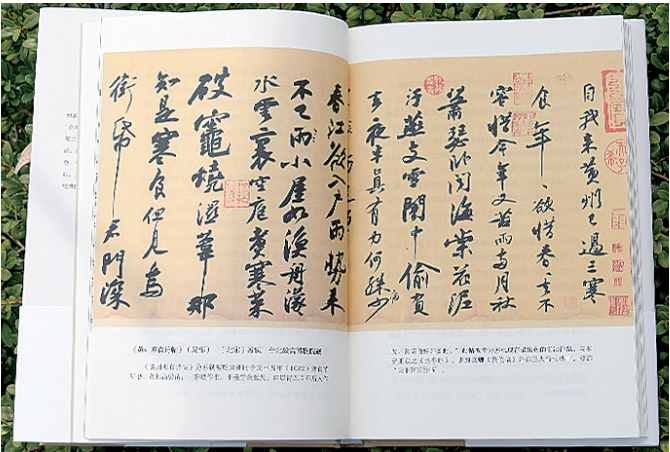
苏东坡与北宋史学家刘攽,是好朋友。

有一天苏东坡对刘攽说,以前他与弟弟苏辙在寒窗苦读时,母亲都会为他们兄弟俩准备一道叫作“三白饭”的美食:“吃过之后,就再也不信人间还有什么佳肴,能比得上这三白饭。”

说得这么夸张,引起了刘攽的好奇,他问苏东坡,三白饭是什么呀?

只见苏东坡故作神秘,然后说:“三白啊就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原来是咸萝卜饭啦。盐是白的,萝卜是白的,饭也是白的,所以称之为“三白饭”。

这是苏东坡信口谰出来戏弄刘攽的,自己不久也忘了。过了一段时日,苏东坡收到刘攽的请帖,邀请他到刘府吃“晶饭”。苏东坡欣然前往,想要看看刘攽



《成为苏东坡》内页。

请他吃什么佳肴。

满心期待的苏东坡到刘府,只见桌上摆着一撮盐、一碟生的白萝卜、一碗白饭。这下子,苏东坡马上明白,这回是被刘攽耍了。

苏东坡吃个精光,并不说破,还对刘攽说:“为了报答你的款待,明天换我请你到寒舍吃个‘彘饭’吧。”

刘攽知道苏东坡一定会以牙还牙,但心里实在好奇,第二天也依约来到苏家。

一见刘贡父(即刘攽,贡父为其字),苏东坡便拉着贡父坐下,天南地北地开讲了起来。到吃饭时间过了,还不见彘饭上桌。饿个半死的刘攽忍不住说:“吃饭时间都过了,你那彘饭到底煮好了没?”

苏东坡大笑,用他的四川话说:“老哥啊,盐也毛(无),萝卜也毛(无),饭也毛(无),这就是三毛(无),彘饭啊。”四川话将“无”念作“模”音,而“模”读音又接近“毛”,所以这“彘”就是:无盐、无生萝卜、无饭。

刘攽一听,知道自己中招了,大笑开怀。

玩笑开完、诡计得逞后,苏东坡让家里人端上好酒好菜,让刘攽饱餐了一顿。

刘攽大苏东坡十五岁,算是他的长辈,也是当朝的学术泰斗之一,但苏东坡仍然是很敢开玩笑的。

这就是苏东坡。

话说苏东坡目前的传世故事,多半出自宋人笔记之中,是真真假,多数无从考究。(如果有有关苏东坡每个有趣故事都要经过考证才当真的话,那么天下所有《苏东坡传》也就不不用写了。)为什么有这么多苏东坡的传说?因为这些流传甚广的故事有个核心主轴,就是他的幽默感。

在那个枯燥正统到有点无聊的士大夫世界,他的幽默感是难得的落花缤纷。

山水为砚写苍生

文军

自从唐朝开始,写近体诗的技能已经成为遴选和辨识文化精英人士的途径。蔡建和先生便是这个古老传统中继往开来的佼佼者,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中文系学生,对传统诗词的赋比兴手法,平仄格律,起承转合,意象境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多言浅意深,意象生动,典雅凝练之作。

诗与文虽然同属作者抒情言志的文字表达,但诗比文具备更加强烈的艺术特征和更严格的文体准则,那就是必须在形式方面遵循高度程式性的公共审美要求,同时需要在内容方面尽量保持个性化。这一对与生俱来的文艺矛盾难倒了历代无数诗人,在唐代近体诗格律定型后,古诗作品充斥大量缺乏个性与生活经历,仅仅遵照格律批量制造出来的“伪诗”和“庸诗”。建和先生的近体诗作高出流俗,正是因为他的诗作完全是他真实经历、情感和人格的文艺表现。

建和先生的山水田园诗词充满对家乡和祖国大好河山的热情讴歌和对新时代乡村之变的密切关注,给人蓬勃向上的力量。他写攸县酒埠江,“静处深山织碧纱,餐云滴石聚天华。涓流广纳容千象,不绝清波惠万家”,用拟人的方法赋予酒埠江水库高尚的品格,鼓励人们要静修其身,博采众长,多做利民之事。他写湘江,“一帘飞瀑下云天,破石冲关万壑烟。广积尘消奔大海,厚培沃土育英贤。萍洲千古殉情泪,长岛百年追梦船。层层风流还不息,漫江帆影碧空悬。”句句都在写景,同时又是对湖湘文化、对近现代湖南人担当有为的赞美。

《论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

以群,可以怨”,强调诗歌的多重功能。其中“可以群”就是指诗歌可以凝聚人心,表达家国情怀。“可以怨”则是指诗歌要针砭时弊,表达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切。南海风、乌俄战争等重大事件,在建和先生诗词中也多有体现。“自古三沙吾祖海,岂容魑魅窃尧天”“托鸽传我意,遥寄守疆人”“百年变局谁扛鼎,终靠拳头互比拼”“但愿无争战,慈光四海平”,这些诗句饱含爱国之情、民族大义和对四海升平的渴望。

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强调咏史诗应“出己意,发议论”,应含蓄而深刻,关键在于揭示本质,借古鉴今。建和先生的咏史诗深悟个中滋味,他的咏史诗一般都与现实紧密结合,所发议论靶向明确,掷地有声。如《影珠山凭吊抗日遗址》后四句,“幸有剑碑昭日月,长存浩气惕人心。平反更应修兵甲,躬拜英雄泪满襟”,既是对抗战英雄的缅怀,也是对和平年代的警醒。在《谒平江县杜文贞公祠》最后两句,“清词丽句虽堪贵,俚语清言抵万金。”不仅是对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风的高度肯定,更是对当今文学创作的滚烫谏言。

文学创作,一定要紧跟时代、紧贴百姓,反映人民心声。家国情怀与忧乐之情在建和先生的诗词作品中随处可见。在《蝶恋花·山村冬景》《虞美人·补天》《乡村访贤》《忧湘江》《走村见闻三首》《十八洞村纪实八首》《三月喜闻阳泉河村脱贫三首》等作品中,他集中描写了农村的进步变化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土地抛荒等问题而忧虑。

在无聊世界,他的幽默感落花缤纷

吴淡如

读有所得

万物不再静默如初

左琦

吴昕儒最新中短篇小说集《金黄的老虎》,可被看作作者近十年小说写作的总结。其中融汇了小人物的生活史、情感史与人格词典。小说集由九个故事组成,看似平实的故事却包含着深刻的寓意与生活的哲理,呈现出作者多变的蓬勃、独行而有力的创作特色。

作者善于将人物内心的挣扎、转变、选择描绘得入情入理。《父子长谈》中,心理角力、情节铺排、叙述线条、戏剧张力在叙述者舒张有度、不疾不徐的笔调编织下逐一显露。离异的父亲丁鹏与已成年的儿子相见,矛盾和积怨成为必然,两人在一场渐渐真的对话中,打开了硬壳下最柔软的内里,血液于水的亲情最终将坚冰融化。关于婚恋、家庭、育儿的惶惑与痛楚、创伤与救赎、试错与彻悟,这些看似艰深的哲学命题,都在琐屑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细致解答。

作者所选择作品的素材和原型,无疑植入了其独特的经验与思考、灵魂的血与精神的肉。《骑着白象的月亮》诠释了一组对抗命运、抵达命运、与命运握手言和的小人物。卢阿顺对金花的痴恋相思与金花行踪的扑朔不定,让读者刚要闪浮的待人待见的玩笑让生命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继而陷入无解的漩涡。而过好琐琐碎碎甚至苦难重重生活的信心,却又依托这些洞察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生命的脆弱与坚韧、爱情的力量与信念的作品,让人在荒僻的道路上重新拾捡。

作者话语的情态与节奏带着“泡沫”特质。《中国小脚》中,洋人维萨里对四姨太情感的微妙克制,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迷恋与抒情风味,无不暗示

出主人公与这个世界的心理距离。故事的演进过程有如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携带让人一探究竟的魔力。作者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历史想象力,通过胶片电影式的场面调度、运镜以及综合的声音运用,用饱蘸着中西方文化碰撞、互阐的语言想象,斑斓地还原历史现场。而男女主人公或跳海或沉塘的悲情命运,亦让读者目睹了“泡沫”的破灭与消遁。人的欲望、情感、命运、生死……在作者营构故事的脉络中化身为“虚”。那些浮泛的泡沫所包裹着的,是一个缥缈无依的爱情苦果。

作者试图通过写作寻得一种记忆、担当和追索。《去武汉》中的“我”,《金黄的老虎》中的“我”,《我的一九四九》中的“我”,《两件事》中的“我”,《陪葬的手机》中的“乌去纱”,这些形象是一个个捉摸不定又清晰可见的过程即练习失去与平静的过程。年少的主人在一群“阴影”制造的莫须有境况中,经历了一系列情感、思绪的交汇、错杂与震荡,完成了精神维度的自我完满与自圆其说。

生活就是这样荒诞不经又一本正经,而作者想透过这本书告诉世人的,也许是这样道理:人间的扰攘也好,在世的忧虑也罢,都是凡俗生活的本来面目,它没有欺骗我们,我们也大可不必欺骗自己。